

## 第十屆《香港中學生文藝月刊》

### 「校園創作擂台陣」冠軍

#### 《偷香》

5D 陳宇豪

隔著布簾，對門的小孩哭鬧著，聽著聲音像是瓶瓶罐罐跌碎在地上，果不其然他媽媽開始打罵他了，隨即傳來哭吼聲。我把鑰匙放進匙孔裏，轉動。進門後，拿出櫃子裏的相簿。打開皮革相簿傳來一股清香味，類似茉莉花混合檸檬酸，相片在裏面呆久了，似乎會慢慢散出那氣息。我把新學期的班照放進夾雜著許多回憶的相簿裏，手指輕翻著相頁，由童年的苦瓜臉翻到現在的笑臉，像是最早的動畫片一樣，由多張畫圖拼切成靈動的情節。廚房內的水沸騰了，傳來陣陣苦澀的中藥味，這味道我已經相當熟悉，共同相處有六年多了。我走進廚房把火關掉，隔著濕毛巾拿起陶瓷煲，雙手傾斜倒藥入碗裏，再把保鮮紙黏在碗邊，放入冰箱內。

中午的陽光像是翻開了的魚肚一樣，白得令人覺得不安。母親坐在陽臺的搖椅上曬著太陽，睡着了，手持竹編扇掉在地上。她像是癱瘓似的，嘴張得很大，頭後挨在椅背，雙手垂在椅子兩邊，腿也邁得很開，可以說是既沒有坐姿，也沒有睡姿。我把毯子輕輕蓋在她身上，撿起竹編扇子，再拉上窗簾。我站在一旁看著母親，睡覺時仍在微笑，苦了大半輩子，夢裏開心也許是一種福氣吧。

半個時辰過後，母親醒來了。她用沙啞的聲音呼喚著我的小名，我放下切水果的刀，擦過手，回應母親：「媽，怎麼啦？」母親疲憊的聲音回答：「今天初一，要給門神老爺上上香。」我敷衍道：「昨天你才上了啊，今天又上啊？」我繼續切著蘋果。這時母親提高聲綫，可能也帶著點憤怒的說：「昨天吃了飯，今天不用吃嗎？」我沒有任何回答，拉開鐵門，用火機點上三炷香，左手手指貼著右手手指，拇指固定香的尾處，四十度低頭彎腰，然後插在小香爐中。「嗯，門神老爺，保佑我們家身體健康，母親可以早日康復。您大人不計小人過，以往有什麼我得罪過您老人家的，請原諒。我已經長大了，不會再犯錯了，保佑保佑。」

不到三分鐘的時間，母親又睡着了。我回到屋內拿出貢品，擺放在燭臺旁。身處煙香繚繞，我凝視著門神牌，想起自己曾經的偷香行為。偷香是從七歲時開始，那時候我和母親住在公屋裏，就是我現在住的地方。

畫面定格在七歲。我剃了不合潮流的光頭，穿著短袖，貼著牆面，偷偷摸

摸走到別人家的門前。我蹲在門前，頭伸到門縫處，觀察著鄰居的動靜。確保安全後，轉向土地神的住處。盜者有禮，我會向神仙問好後再行動。盜者自有原則，我只偷香，不偷貢品。我不貪心，偷香我只偷一炷燃燒的香。我熟練地偷了鄰居的香，像猴子偷桃般，快而準。我安靜地坐在走廊的一個角落，看著香的燃燒，火星由上到下行走著，經過的地方化爲灰垢，像記憶般可消失，可存在。香的燃盡讓我很放鬆，像是把頭塞進被子裏，幾分鐘后把頭伸出來的感覺。香完全熄滅後，我敲了敲木門，我知道母親又把自己困在屋子，裏面發出嘈雜的吼叫，胡言亂語。我在門口點燃另外一炷香，靜靜地等待母親的安靜。

終於在八歲的那天，報應來了。我像往常那樣去偷香，向土地老爺說了幾句好話，便開始動手。我小心翼翼地吧香從香臺裏抽出，把香尾端的土吹去，然後再抽去另外一根香。就在此時，我的手背不小心碰到了蠟燭，整根沒插穩的蠟燭跌落在我手臂上，滾燙的蠟油粘著皮膚，像是一大片的血液從皮膚毛孔溢出。我不懂大叫，也不懂呻吟，只是咬緊嘴唇，手掌貼著傷口，落荒逃回家。我關上廁所門，撕掉乾枯在皮膚上的蠟塊，可能痛楚過去了，這時候我已經不覺得疼。我的手在抖，被燙傷的位置像血泊一樣，紅斑規律地集中在一起。我咬著舌頭，來到廚房，嘴裏發出嘶嘶聲：「媽，我被燙傷了。」母親放下工作，單膝跪下，摸遍我的身體，衣服翻開後又翻開，「你身上傷口那麼多，傷口哪裏來的？」我囁嚅回應：「你醉酒時打的。」母親沒有作聲，默默帶我去醫院了。

包著綳帶的我躺在床上，目光凝結在母親身上。她從櫃子裏拿出酒瓶，是威士忌，拔開木塞子，聞了許久。我急忙起身，走到母親面前，「我出去一下，可以嗎？」母親面無表情，垂下眼簾，點了點頭。我跑了出去，關上木門和鐵閘。蹲在門外，我隨手拿出口袋裏的斷香，點燃它，捂在心口前，看著一點紅光慢慢枯萎，它治療我那時刻緊張跳動的心，令我得到短暫的舒緩。母親打開鐵閘，雙手抱著許多酒瓶子，一個個摔進公共垃圾桶裏，最後像是對垃圾桶說了幾句話，就牽著我進屋。

酒瓶絕跡了，我也不再偷香了。母親不知何時開始供奉門神，初一、十五母親會牽著我在門前鞠躬，似乎母親所許的願都是關於我還有她那秘密的誓言。我為門神上香，擺貢品，許願還不忘道歉。鏡頭回到現在，回想得也差不多了。我進入屋內，打開冰箱，把中藥拿出來，叫醒熟睡的母親。我托著母親的下巴，用勺子喂她，一小口一小口，最後往她嘴裏遞上冰糖。

母親那渾濁的眼睛看著我，是溫柔而滄桑，以沙啞的聲音問我：「孩子，點香了嗎？」